

洶湧的人潮在展廳內來往不斷，討論的聲音此起彼伏。靜坐良久，我終於鼓起勇氣上前聆聽來客對我的畫作的評價。片刻後，我心中暗自慶幸，原來不完美的一筆並不會讓我數日的努力付諸東流，隨後加上那對比強烈的色彩，更能化腐朽為神奇，讓不完美的一筆成為一個轉機。

自學習油畫以來，我畫作的數量一直不多，歸根究柢離不開我對每份畫作的完美的極致追求。從一開始構思主題，再到開始作畫，我都小心翼翼，務求完美，生怕那不完美的一筆將成為畫作的敗筆。因此，每次開始作畫，我就如臨大敵，手中緊握的畫筆彷若外科醫生的手術刀，在患者的身體上下刀治療，可謂失之毫釐，謬之千里。這份對完美的追求使得自我手的畫作，都讓老師和同學稱讚不絕。常說要站在巨人的肩上前行，而這種追求也逐漸讓我產生了一種錯覺，以為自己距離藝術家的精神境界更進一步。

光陰似箭，隨著參加的比賽愈多，這一份對完美的追求也不斷疊加，每當有一筆不合心意，我都毫不猶疑停下手，凝視著落筆之處，在一陣沈默過後，我便會憤慨地撕碎桌上的畫作，同樣的情況不斷發生，壓力把我迫得喘不過氣來。

「一心，你怎麼又沒有按時遞交你的作品？」陳老師語帶憤慨，面露無奈，質問著我。「我.....那幅畫畫得不好，畫到中途，便被我撕了，已經來不及再補畫。」我握緊拳頭，慚愧的低下頭。回想起當天，那一筆雖然整體來看無關痛癢，但是，我總憂心觀賞的人會在雞蛋裡挑骨頭，隨後指點一番，便對我的作品評頭論足，或許我並不希望這一種不完美成為別人質疑我的理由。見我陷入窘迫的地步，陳老師也不再追問，只是發出一聲無奈的長嘆。

「也罷，你就專心準備接下來更重要的比賽吧！」語畢，陳老師把手中的傳單向我遞來。接過傳單，我快速的瞥了瞥各項重要的信息，看到是我最擅長的風景畫，我不禁鬆下

一口氣。然而，當目光聚焦到下方的截止日期，我雙眉緊蹙，畢竟要在短短的兩個星期內完成畫作，我著實不太有信心。似乎是看出了我的擔憂，陳老師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鼓勵我放鬆心態準備這次比賽。

回到畫室，我立刻投入到比賽作品的準備之中。這次，我選定的主題是山間晨霧，為了達到理想的效果，我參考了無數張風景圖片，反覆修改構圖草稿，直到每一根線條、每一個景物的位置都符合我心中的完美標準，才敢鋪開畫紙。調色時更是小心翼翼，擠出的顏料分量都要反覆斟酌，生怕色彩濃淡不對，破壞整幅畫作的氛圍。

就這樣畫了三天，畫面的大致輪廓已然呈現，可我卻在描繪晨霧流動的痕跡時犯了錯。無論我怎麼調整畫筆的角度和力度，總有幾筆畫出的霧氣顯得生硬，與周圍柔和的氛圍格格不入。我停下手中的動作，凝視著那幾筆不完美的痕跡，心裡的焦躁感越來越強烈，手指不自覺地攥緊了畫筆，指節泛白。熟悉的念頭再次湧現：與其留下這樣的敗筆，不如乾脆撕了重畫。

我抬手就要去撕畫布，背後卻傳來陳老師的聲音：「一心，先停下。」我回頭望去，陳老師不知何時來到了畫室，正靜靜地看著我的畫作。我臉一紅，低下頭解釋：「老師，這幾筆畫壞了，毀了整幅畫的感覺，我想重畫。」陳老師沒有說話，只是走到我的畫架旁，認真地打量了一會兒，而後轉身對我說：「你先歇一會，陪我做件事。」

陳老師帶我走到另一個畫架前，鋪上新的畫布，拿起畫筆對我說：「今天我來畫你，就以這間畫室為背景。」我愣了一下，不解地坐下，但是，還是乖乖地擺好了姿勢。我以為陳老師繪畫時一定會和我一樣精益求精，可出乎意料的是，他的動作十分灑脫，畫筆在畫布上快速移動，有幾筆甚至帶著些許隨意。

大約一個小時後，陳老師放下了畫筆，讓我上前觀摩他的畫作。我忍不住睜大了眼睛，仔細觀察著他的畫作。漸漸地，我的輪廓和周圍的景物在畫布上清晰起來，可我卻發現，畫中我的髮際線處有幾筆顏色過深，衣領的皺褶也有一筆畫得過重，顯得有些突兀。我心裡充滿了疑惑：「陳老師的畫向來被譽為完美，怎麼會出現這樣的失誤？」從我緊皺的眉頭中，陳老師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，笑著問：「你是不是覺得這幾筆畫壞了？」我點了點頭，小聲說：「老師，這幾筆顏色和線條都不太合適，顯得很突兀。」

陳老師聽後，拿起畫筆指著那些所謂的「不完美筆觸」，並說：「你再仔細看看，這幾筆顏色過深的髮際線，是不是讓你的臉龐更立體了？這筆過重的衣領皺褶，是不是讓衣服更有質感了？」我認真一看，果然如此。那些看似突兀的筆觸，不僅沒有毀了整幅畫，反而讓畫面更有層次感和生命力。

霎那間，我的腦中靈光一閃，快步跑回自己的畫架前，再次看向那些不完美的霧氣痕跡。我拿起畫筆，不再執著於畫出完美的霧氣，而是順著那些不完美的筆觸，添加了幾抹淺金色的陽光痕跡。瞬間，那些原本生硬的痕跡仿佛被賦予了生命，成了晨霧中透過的陽光，讓整幅畫充滿了溫暖的感覺。

或許藝術從來就沒有絕對的完美標準，所謂的完美與否，從來都是由自己定義的。我總是害怕不完美的筆觸毀了整幅畫，卻一直作繭自縛，也忘了適當的不完美，反而能成為畫作的亮點。我回想起自己之前因為追求完美，撕碎的那些畫作，想起自己因為一筆小小的失誤就焦慮不安的樣子，突然覺得有些可笑。原來我一直執著的完美，並不是藝術的真諦。真正的藝術，應該是真實的、有溫度的，而不是被精雕細琢到毫無瑕疵的冰冷作品。

「畫面中的不完美筆觸充滿了生命力，讓晨霧中的山間多了一份真實的溫暖，這是最打動人的地方。」在畫展的人潮中，如此一句肯定的評價傳入我耳中。

那一刻，我徹底明白，不完美從來都不是失敗的標誌，而是另一種可能的開始。學著為不完美添上合適的色彩，學著定義屬於自己的完美，才能在藝術的道路上，也在人生的道路上，走得更從容、更灑脫。